

二姐

危才军

农历五月初的夜，蝉声稀疏。二姐在凌晨两点松开了握了六十六年的人世，像一片终于坠地的秋叶，静默无声。

我们姊妹七个，二姐第二，我最小。二姐生于1949年，母亲说她幼时也会啾啾学语，会踮脚偷尝灶台上的饭菜，直到某年寒冬，一场高烧卷走了她大半听力，也封住了她尚未长成的语言。在吃野菜拌麸皮的年代，一个聋哑女孩的快乐，大约和粮柜底层的白面一样稀薄。

二姐没有上过学。我想，二姐应该是从能干活开始，就跟着母亲做家务：领娃、帮厨、打猪草、洗衣服。先领弟弟妹妹，后来再领弟弟妹妹的孩子。我小时记事起，每天傍晚黄昏的光漫过河滩时，二姐的身影总嵌在石板与流水之间。扁担两头沉甸甸地坠着湿漉漉的猪草，裤脚永远沾着泥印子。她走路时微微前倾，像棵被风吹惯了的小树，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水珠从篮缝

间滴落，她的沉默比河水流得更长。

我出生的时候，二姐十九岁，青春年华，应该正是出嫁的年龄，父母怕嫁出去受人欺负，拒绝了所有说媒之人，时间一长，旁人也就不再提说，二姐没有爱情，没有婚姻。二姐的青春年华在劳碌中度过，年轻的二姐一定是不快乐的。

二姐三十岁时两个成家都有了孩子的弟弟分家了。她和父母，还有她的三妹、二妹，最小的弟弟我，一起生活。然后三妹出嫁了，再然后二妹出嫁了。

二姐四十五岁时，母亲瘫痪。二姐、父亲和我相互支撑，服侍母亲。要服侍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病人，吃喝、擦洗、更衣、大小便，非过来人，无以体会其中的艰辛。

二姐五十岁时，父亲去世了。我们搬了一次家，二姐和我一起服侍母亲，大多时候是二姐照料。我们买了洗衣机，也不再喂猪了。二姐不用再挑一担洗净的猪草或是提一篮子洗净的衣

服了。但在我眼前总有挥之不去的一幅画面：二姐从房前坡下的小河里往回来，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

二姐六十岁时，母亲去世了。送母亲上山那日，雨水把黄土路泡得发黏。二姐跟在棺材后头，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手里攥着件没来得及补完的旧衫——母亲最后弄脏的那件。她走路的姿势和三十年前从河边回来时一模一样，只是扁担换成了灵幡，猪草篮变成了纸钱灰。风卷起她鬓角白发时，我终于看懂了她沉默的褶皱里，藏着一生都没能说出口的、对命运的谅解。

二姐能切出很薄很薄的洋芋片，很细很细的洋芋丝；多年前，家里的猪圈门总是别不住，猪往出跑，我们都会奈何不得，二姐找来一截铁丝，一根木棍，很轻巧地把门别住了。

对二姐说话，要大声，她才能听见。二姐说话，外人能听懂一半，姊妹们能

听懂大半，我能听懂百分之九十五。那余下的百分之五，只有二姐自己懂。二姐的自言自语，大多在那个百分之五里，二姐的快乐在那个百分之五里。

在那个谁也不懂的百分之五里，二姐是不言的快乐。

二姐来看我，在这夜半时分，想见音容云万里。我这样絮絮叨叨对二姐说，二姐想不想听呢？

我的二姐——二姐的妹妹说得好：愿二姐的来世是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女人！二姐不善言语，也不喜欢人多说。我想，二姐最喜欢的方式可能是：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

此刻窗外正是二姐走时的夜，月光像她切剩的土豆皮，薄薄地贴在天上。我想起她修猪圈门的那截铁丝，如今还在老屋门轴上闪着钝光——这世间有多少笨拙而坚韧的温柔，终究没能等来一句“我懂”。

二姐，今夜风凉，你慢慢走。

桥头人家

王健春

柳林大桥约百米长，是连接柳林坝村与外界的关键枢纽，大桥的桥栏像大城市人行道隔离栏杆，蓝白相间，这简省钱的几根钢管，在摄影爱好者眼里成了靓丽风景，想象一对情侣扶栏眺望，美女长发飘飘，裙角轻摆，多么浪漫！

桥头两侧各矗立有村民楼房，像守护寨子的炮楼。在桥面上看，是一层、两层，下河滩，就是三层、四层了。桥头人家开有小商铺，日用农杂，应有尽有，楼眉招牌标明“桥头便民超市”。我曾为店名与主人争辩，结果败下阵来，人家是这样给我论理的：“桥头”指地点，“便民”是宗旨，“超市”为规格。何为小卖部？开个小窗户，让顾客站在窗外买东西，我是敞开大门的，顾客可以进屋购买，所以，这个店首先不能称为小卖部；何为商店？就是摆个柜台，把顾客挡在柜台外，他在外面买，我在里面卖，可这也可以随意进出呀；何为超市？就是把商品摆在顾客最容易看见最方便挑选的地方，我这儿不是吗？我和顾客随时都是零距离呀。

超市主人幽默好客，南来北往的人自然都喜欢，春夏秋冬，门前总有一圈人，等车的、乘凉的、烤火的、下棋的、闲聊的……他都绿茶管饱，香烟伺候，这里从来就没闲过。

桥头右侧民居是从河滩盖起的，一层层叠起来，一层层露出街面成为一层；左侧民居路面矗立，两层层展现在街道，自然高大上，似有咄咄逼人之势。然而，右侧只露出上半身的“寒舍”却因人因事比左侧热闹的多，右侧住户叫王兴林，别看一天到晚少言寡语，实则肚里有货，时不时在日报、晚报发表诗歌和散文。虽然个别村民笑他手无缚鸡之力，不务正业，但县作协视他为宝，将他住处定为乡村文学创作基地，经常组织文艺人才前来开展活动，今儿研讨会，明儿朗诵会，后儿联欢会，有时也对面拉进团分会会场。王诗人不管他人如何看待，兼“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几十年笔耕不辍，闲了也出镜拍抖音、讲段子、唱花鼓，义务传播乡村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谁能知晓，这么一位乐观敦厚、在帕米尔高原服役立功、现身患白血病的叔叔，早年还差点被人诬陷为刁民；某日，他刚砍柴归来，听说别人的宅基证已经办好，急得来不及卸弯刀，就红脸憋脸地跑进乡政府，想问自己的办好没有，结果被误会成持刀威胁，吓得办证人赶紧把证塞给他。

如果说桥头是民意冷暖表情包，那这头就是实实在在的乡村文艺创作工作室。那头是哪儿说哪儿摆，嬉笑怒骂，口无遮拦，这头可是认真提炼，虚构升华，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乡下的清晨，鸟儿在枝头欢唱，老母鸡在菜畦里闲逛，空气里飘来泥土的清香。村妇在菜地采摘诗意，鲜嫩的豆角、茄子、青椒，在她手里组成词汇，早餐桌上溢出诱人的甜香。午后的阳光洒满庭院，村姑在茶山上品读纸短情长，大黄狗安静的蜷缩在墙角，农哥在田野里拾掇希望。夕阳的余晖下走来放学的儿童，他们的歌声悦耳嘹亮，农哥脱下田间劳作的衣裳，炊烟里飘散着饭菜的清香。邻家送来自酿的米酒，尝一口，醉了心房，夜晚的灯火将乡村点亮，他们又在梦里写着丰收的诗行。”这是王兴林创作的《乡村的一天》。“村里的姑娘，被人们统称为村姑；村里的媳妇，被人们统称为村妇。而她们都称为村花。她们有时开在农家小院，有时开在田野阡陌，无论开在哪里，都是乡村靓丽的风景。自从打工潮涌起，她们就一朵朵飞向外面的世界，小村就只剩下几片老叶子，在季节的荣枯中，吃力地推着日月的磨盘，把岁月磨成五彩斑斓。”从《村花》可以看出，兴林大叔既有失落又再抗争。

“家在农村，这里空气清新，呼吸均匀，可以坐在田埂上揣摩春天的愿景，然后用一百八十天的时间，观察稻秧的长势，看它分蘖、抽穗、扬花、灌浆，看它们成熟的低头不语。家在农村，你只管与乡人谈笑风生，因为乡人的笑语饱满而热情，他们会和你俯首菜园里的白菜萝卜，再聊聊菠菜和茼蒿，还有灶屋里挂着的腊肉，把所有的快乐都收进清静的心里。家在农村，农人的日子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家，一头挑着汗水，灶台上的炊烟跟香了月亮，他们用冬瓜和排骨炖出乡情，他们用鸡蛋皮子和腊肉炒出乡味，他们红辣椒在屋檐下点缀喜庆，他们用露珠和山泉清洗风尘，曲里拐弯的山道上散落着鸡鸣狗吠，牛羊晚归的黄昏里，老人们喜欢看云识天气，孩子们喜欢用天真的笑声打破乡村的寂静……”读着王兴林的文字，不由得使人心动出发，他还写有《乡村的口琴声》《傍晚的山村》《醉倒在家乡的茶香》等。



和美乡村 茶香平利

母亲的菜园

赵攀强

老屋与油坊中间有一块空地，大约半亩的样子，是我家的自留地，也是母亲的菜园。

一年四季，母亲会在菜园里种上各种时令蔬菜。春夏常种的有茄子、辣椒、菠菜、豆角、黄瓜、丝瓜、南瓜、西红柿等；秋冬主要种些白菜、芥菜、萝卜、葱、大蒜、韭菜、茼蒿笋等。

为了防止家禽和牲畜进入，或者飞鸟偷食蔬菜，母亲还在地边圈起围栏，在地头竖起稻草人。在菜园的一角，修有一块长方形的苗床，里面育有菜苗，春夏之交还备有红薯秧，苗床上覆有一层塑料膜。

家里客来了，母亲就提起菜篮走进菜园，东瞅瞅，西摸摸，转眼间就提回一篮新鲜蔬菜，经过她的巧手巧作之后，一席美味佳肴呈现眼前，客人吃得满心欢喜，我们也是馋涎欲滴。

遇到周末，或是节假日，我们兄弟姐妹回到家中，母亲又提起菜篮走进菜园，带着满面的笑容，摘些我们爱吃的蔬菜，精心烹调，摆上满满一桌，那种香甜的滋味呀，我们总是吃不够。

记忆最深的是菜园里的芥菜，面积大，数量多，绿葱绿葱，有时长到齐腰深，异常茂盛，等到芥菜成熟的时候，母亲就把它们挎下来，洗净，晾干，切碎，挤干水分，装在坛子里，制成腌菜。我记得童年时屋里放了好多坛坛罐罐，那都是母亲的腌菜罐。这种由母亲亲手制作的腌菜，尽管不是上等菜，但是它保存时间长，是家中的常备菜。那时农村生活清苦，煮一锅玉米糝，炒一盆腌菜，那就是一顿饭了。我们上学，给学校食堂交六斤玉米糝，再自带一大罐腌菜，一周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母亲还喜欢种萝卜，特别是那种圆圆的红皮萝卜，因为这种萝卜清脆香甜，不仅可以炒菜，而且可以生吃，味道鲜美。还有一个原因是红皮萝卜缨子是泡浆水的最好原料，用它泡出来的浆水菜，颜色红亮，口感绝佳。在我们农村，浆水菜也是一种常备菜，乡间有一句口头禅：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蹓蹓。我家也是一样，母亲泡的浆水菜，常年没有断过，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得酸菜糊涂面和酸菜拌汤。

我还记得母亲喜欢种南瓜和刀豆，南瓜主要种在地边，刀豆主要种在猪圈外边。南瓜和刀豆都是藤蔓植物，旺盛的时候，整个菜园四周，还有后架，猪圈房顶，全部是南瓜和刀豆的藤蔓，盘根错节，密密麻麻，南瓜遍地，豆角满架，成为老家的一道风景。

记得我在小时候得了一种胃部反酸的毛病，每当母亲看到我难受的样子，悄悄拿着竹篮去掐些南瓜花回来，洗净，裹上面糊，放在烧红的油锅里烙饼让我吃。或者悄悄拿着葫芦瓢爬上猪圈，摘些刀豆角回来，去筋，清洗，切成细条，放在油锅里炒熟，卷到软面饼子里给我吃。说来真是神奇，只要吃了母亲给我烙的南瓜花饼，或者刀豆丝卷饼子，胃病马上就就好了，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母亲种的茄子长得壮，结得繁，一条条鲜嫩肥大的紫茄子随风摇曳。母亲做的煎茄子，我百吃不厌。主要是她有两大绝活：一招是在切茄子上有讲究，她先是将茄子切成薄厚适中的圆片，再将圆片的一面划成横竖相交的条条细线，正面划了划反面，形成两面都有网格状结构。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把茄子划成那样？母亲说划开的茄子好入味呀；另一招是在煎茄子上有讲究，她将茄子片放到油锅里煎，适时撒上调味料，这面煎好，再煎那面。这道工序关键是要把握火候，煎的时间不能太长，又不能太短，火猛了容易糊，时间长了太老。每次母亲都将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煎出来的茄子软溜溜香喷喷，好吃极了。

母亲的菜园里的蔬菜很丰富，除了招待客人和自家日常食用之外，还经常接济邻里乡亲。谁家有事，或是平常来客，母亲就会采摘一些蔬菜给人家送去，配做菜肴。

除家务活外，母亲最操心的就是菜园了。杂草长出来了，她就去菜园除草；雨水少了，她就去菜园浇菜；地块板结了，她就去菜园松土；菜苗瘦弱了，她就去菜园施肥；菜叶上有虫子了，她就去菜园驱虫。母亲防虫不喷农药，而是用手去捉。村里有人为了防止家禽家畜跑进菜地吃菜，投放毒药，引起中毒事件。母亲经常告诉我们，看到谁家的鸡鸭猪羊进了菜园，把它赶走就行了，没必要小题大做，更不能投毒。所以我家的菜园，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家禽家畜吃菜中毒闹出的纠纷。

母亲的菜园，种在母亲的心田，那里有她的汗水，她的寄托，每当看到菜园，以及母亲在菜园劳作的身影，一种敬爱之情油然而生。



岚河之畔 谢炎作 瀛湖 第1438期

安澜歌声

徐新月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歌友，我们与汉江同唱，与秦巴同歌，歌唱祖国，歌唱故乡。

早在2008年6月，一些有音乐特长的退休老师和一群音乐爱好者，凭着自身的能力，自发组织成立了安澜楼歌友会。

早上，歌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安澜楼下的场地上，先做广播体操，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练发声，识乐谱，学新歌。老师不厌其烦地教，歌友专心致志地学。

老师们老家在不同的地方，歌友们有趣的称他们：紫阳台、安康台、四川台……他们分工合作，轮流上阵，搜集歌曲、汇编歌本、无偿教大家练唱。每个月还要选出新的歌曲，由专人负责复印，发给大家；有些长时间没唱的歌，记不住歌词，歌友中的书法爱好者，就把歌页放大抄写下来，练唱时挂在楼下的墙壁上，看着歌页就方便多了。这些年不知写了多少页，挂了多少张。

夏天，汗水浸湿了老师的衣衫；冬天，寒风中老

师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的激情感染着歌友，个个劲头十足。有时下雨了，就移步到楼檐下继续练，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歌声在公园飘荡，常常引来游园的人们驻足、欣赏、拍照，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

这里，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节假日、双休日，根据自己情况出行，早来迟来都可以，给大家一种轻松愉快之感。这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是一个欢乐的家庭。年长的八十多岁，年轻的五十多岁。优美动听的歌声让大家身心愉悦，歌友会能发展到今天，靠的是老师无私的奉献和大家的执着追求。

这些年来，歌友们有的去外地长住，有的在家带孙子，先后依不舍地退出了。但他们的消息，还被歌友关注，他们的歌声，还时常回响在歌友们耳畔。老歌友陆续退出，新歌友在不断加入，我们这个群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像汉江水一样，川流不息，歌声如潮。

浇湿了行人的思念 落在臂弯的竹篮里 落在行人的脸上 雨水滑落，填满了沟壑 小路上，没有了牧童 远处没有酒香的村庄 炊烟缕缕 伴着沉沉的思绪 缭绕在经年才见过的山岗

野景偶拾 对岸的洋芋苗稀稀疏疏 两只画眉在等待油菜菜饱满 春天刚把花催开，又让花凋谢 草木已然习惯 它们忙着舒枝长叶 溪水流逝，景致一天天不同 此刻，四野空寂，恒河迢迢 一两丛金银花开得肆无忌惮

汉江堤柳 李爱霞 比孩子瑰丽的梦 更加细致，俯首春天 娇羞盖着一缕微风飘动 沧浪之水，在柳的絮语间 不停流逝，异乡人不停 在柳前驻足 多么异样而奇妙的感觉

望向远方，望向银月碧空 暮云可爱，大地和畅 汉江堤柳，一点点铺开去 万物都被它的华晖住

清明雨 张德森 淅淅沥沥的小雨 淋湿了杜牧泛黄长满苔藓的诗句 洒在行人的路上

枇杷花开

石昌林

安康安火路两旁的枇杷树开花了，清新淡雅的花香弥漫在街巷里。枇杷花开得一束束，一簇簇，白的瓣，黄的蕊，点缀在茂密硕大的绿叶间。一条安火路，两行繁花开，萧索的山城绽放出蓬勃的生机，我走进它，仰起头，观察着枇杷花。原来，这些枇杷花并不是一朵两朵单独开放在枝头，而是三四朵，五六朵簇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圆锥状的枇杷花序。

每一朵枇杷花，都由五片花瓣组成，五朵花瓣的花朵属于蔷薇科。在蔷薇科里，大多数花朵都是在春夏季开放，除了梅花以外，就只有枇杷花开在寒冬里，真应了那句：枇杷自是冬心树，花开抵得北风寒。

这些行道树在这里至少生长了有十年吧，家住南环西路与它近在咫尺的我，竟从未注视过它们。去年五月底的一天，我与汉滨作协一行人去双龙采风。清晨，当大巴车由西往东驶入安火路的一瞬间，我偶然抬头，一棵棵枇杷树上，挨挨挤挤挂满了色泽金黄的枇杷果。我扭转头看向人行道的另一侧，还是一棵棵结满了枇杷果的枇杷树，一串串油光水亮的枇杷闪烁着绿叶间，霞光映照之下，成熟的枇杷散发出诱人的光芒，我忍不住咽下了口水。

通过百度搜索知道，枇杷树为常绿乔木，果肉柔软多汁，甜美适口，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因为工作单位在高新，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坐公交从安火路上经过。农历五月的清晨，我上班走过安火路，晨曦中的枇杷还挂着晶莹的露珠，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我对枇杷树行起注目礼。黄昏，我下班经过安火路，枇杷晕染着夕阳的余晖，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金色宝石，我再一次对着枇杷树行起注目礼，忘记了饥饿和疲劳。那些在枇杷树荫下休息的城市打工者，他们或站在人力车旁休息，或靠在三轮车上等待雇主，渴了饿了，站立在人力车或三轮车上，一伸手就可以摘下几颗枇杷，既解渴又解馋，我看见了一座城市里温馨的画面。

我在想一个问题，枇杷花开在寒冬腊月里，这个季节蜜蜂蝴蝶等昆虫冬眠，枇杷花又是怎样授粉的？去请教教市政园林处的专家才得知，枇杷树是雌雄同株的植物。枇杷开花时，若一棵树上的雌雄花朵同株授粉，则结出的果实个头小，口感差，容易招致病虫害而致成熟就会脱落。但生物的进化特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特征得到保留，不利于生存和繁殖的特征则会逐渐消失。这便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阐述的自然选择的概念。在植物界，自然选择同样适用，植物通过适应不同的环境，演化出不同的形态和生理特征，同株上的雌蕊和雄蕊会错峰成熟张开，尽量避免近亲繁殖。

枇杷树一簇簇洁白的小花，散发着蜜糖味的香气，枇杷花正是靠着浓郁的花香，吸引了一些蜜蜂前来授粉；另一方面，冬季里北风强劲，枇杷花依靠着风力的作用，自然授粉。安火路处于山城西边的风口上，冬季里沿着汉江吹来的西北风，一次又一次地摇晃着这些枇杷树，花粉在寒风里翩翩起舞，花蕊于凛冽中深情拥抱。

一座城市，不管是谁，只要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了实事，即使一时被忽视，但最终会被见证，留下记忆。



生态宜居 幸福安康 有您征文 市政园林处 安康日报社 联办

油菜花开

蒋典军

泥土一寸一寸从诗经的风里醒来 坐于黄洋河，汉水之畔 诉说对乡野最深的爱

一场很轻的春雨 趁微薄夜色 把酒精酒向黄洋河两岸 油菜额际经不住蜜蜂抓痒 次第打开暮春的经卷

油菜花一旦被春风召见 蜜蜂便是宣旨的天使

三月风 想撵谁就撵谁 撵上燕子 就把柳芽撕开 撵上油菜 便伙同群蜂 把田野心思 摧成金黄金黄的 双足泥土 终无虚度 感受掌心黄鸟雀遗留的微风 足以叫醒更远的旷野

黄土地肌肤 乘昼夜温差

穿上金灿灿蜂袍 酝酿油脂的菜秧们 注定将越过冬春的精神 将大片大片花香 让蜜蜂吻成 乡村里最甜的日子 花谢。结籽 把油流给土地上提犁的人

春雨落

白怀岗

多半会提前打好招呼 温柔如江南女子 星星点点在四叶草里 细细找寻去年的约定

春雨落